

漆樹芬著

經濟侵略下之中國

馬寅初題

漆樹芬先生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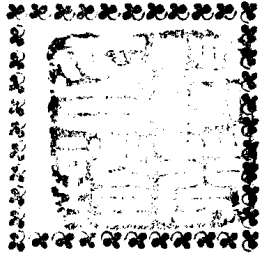
帝國主義我鐵蹄下的中國

蕭桐君校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念二年一月十版

有 禁
著 止
作 翻
權 印



經濟侵略下之中國

全一册

實價一元

外省酌加寄費

著 者 漆 樹 芬

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

上 海 四 馬 路

吳敬恆序

近三十年關於新思潮之名著，譯述者或著作者種類亦不少。然凡一編到手，讀之忘寢食，一起讀下，欲罷不能者，在吾經驗中第一部則爲嚴又陵先生之羣學肄言。過十數年，又有胡適之先生之中國哲學史大綱。至今又過八九年而漆南薰先生之經濟侵略下之中國，又迫我窮兩日夜，一起讀下，欲罷不能。此種動機何在？由於本書價值至高，自不待言，而簡單追求其欲罷不能之原因，尙當別有淺解。則一日聞所欲聞，一日明白爽朗。帝國主義四字，若盲目蔽其罪，自然稱之爲惡名詞，迨無不一致。然一求其定義，則晦悶痞塞極矣。無人不往來胡塗，如落十丈雲霧中。帝國主義之護法者，方並談笑索拉赤化等爲抵制，作驢頭不對馬嘴之批評，暗示人以一若不歸楊似應卽歸墨，是直以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有同等政治上之價值，詆訶帝國主義無非止是失勢者流對

之爲示威之暴行。此種見解。取證不必在遠。卽德皇威廉第二灼手可熱之時。東隣三島之大國民。且悍然以帝國主義自命。言之口有餘沫也。至歐戰既罷。協約各國甫以正義人道之假面具取勝。又有不達時務之惠爾遜。提出和平方案。帝國主義始捉襟見肘。翳裏破裂。左右露出不可掩之兇相。於是彼等每有訟言。止閃爍囁嚅。隱身於晦悶痞塞之含義中。弄支離之手術。以延其生命。雖與之爲劇烈之戰罵者。忽有共產黨單刀直入。使無迴旋之餘地。然彼卽借共產黨之面目。大哮咆。嗾一般所謂搢紳也者。以警怵近禍之心理。不得不張口甘飲其鳩。遂若帝國主義倒真。卽共產實現之日。雖明知侮小兒亦不能如是簡單。然彼亦無可如何也。殊不知帝國主義。終古爲惡物。質言之。彼卽獨霸主義。極其滿志之意態。止許強者一小部分共全世界之產。舉大部分之弱者。非但屏之於無產階級。且從而竟滅絕之。是彼實狹義的共產黨。非與共產主義有相反之心理也。新底克

脫拉斯，卽少數共產之變相名詞耳。故不於經濟上觀察，而帝國主義之狠毒不可得而全見。僅就政治立論，誠如漆先生所言秦皇漢武，與夫羅馬諸帝，皆能攻城掠地。是帝國主義，早已不分東西，不論古今，超空間時間而存在。此種解釋，卽非錯誤，至少亦太渾含。恆亦以爲舉彼未成熟已成熟之帝國主義，渾含類視，易以爲政治上優勝劣敗，互相主奴，皆興亡細事。而使全人類，被殲于最少數之大禍，反隱於生活力背後，不能覺知。故帝國主義雖古今爲惡物，但今日之資本帝國主義，爲已成熟之吃人主義，乃結晶於經濟上。並非如古代在政治上萌芽之帝國主義，僅爲殃民之主義也。孟軻反抗當時未成熟之帝國主義，注重於政治，故曰善戰者，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。不過隱隱亦留意於經濟方面，復曰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。辟草萊任土地，與今日之資本輸出，不同而相似，皆所謂開發富源，爲人類努力也。何以孟氏早判以又次之刑，今且舉爲蔽罪帝國主義之主

點因孟氏當時已微悟必有計臣爲之開闢財源，於是戰得而善，諸侯得而連，卽生孟氏後之秦皇武漢，當野心方侈，亦必因供億繁苛，四海嗟怨，不得不掃興而罷。當日帝國之未成熟，皆與經濟絕緣之故。先時孔仲尼有言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皆往哲自然冥合，知逞志非金錢不可，強迫絕經濟之緣。充自春秋戰國羅馬以來，作二千年之停頓，未任帝國主義達吃人地位。不料去今百年之間，突然尊尙聚斂家，行其千百倍工巧之辟草萊任土地，於帝國主義，遂如黃河之灌決，浩瀚莫之能禦，吃人之方法，完全成熟，少數共產之趨勢，若不及早日遏制，人類將滅十分之七。故帝國主義者，政治開其野心，經濟握其中樞，方成人類之大患者也。以上云云，皆於讀漆先生書時，一讀一快，聊抒吾之繁感，以與同讀是書者一印證，實不成理趣也。其主旨，在表明漆先生止自研究其經濟學理而已。然在帝國主義當之方，如受最猛烈之機關排炮，而晦悶痞塞之翳障一空，赤裸

裸止露其吃人之兇相，非僅如黨人書報，止爲衝鋒肉薄之詞，雖自信可抵毛瑟槍三千，直毛瑟槍三千而已，將如其晦悶痞塞足以屏障其真相何？故夫需要於目前反抗帝國主義之讀者，唐徐兩先生序之已備，尤不待言也。

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

吳敬恆

唐紹儀序

人類一競爭生存之物也，生存得其解決則生，而不得其解決則亡，綜觀歷史公例，未有或爽者。故馬克斯謂經濟爲政治、法律、文學之基，徵之今日羣衆漸見趨重於經濟之勢。而我國民今日之生存權，反不能與之競爭，且危若朝露者何也？時至今日，人第知迫害我生存權者軍閥耳，而不知尙有侵害我之生存權千百倍於軍閥者乎。夫武人專政，不過爲一時代之產物，無論其如何流毒社會，假我數年或數十年，以國民之力，終能掊擊而消滅之，往史具在，可以覆按也。噫：『內亂不已，外憂何止？』須知內訌實不足以禦外侮，而內亂之來，多爲外人唆使利用以助成之也。是則爲我生存權之大敵，且足危及子孫而永難解脫者，半在內部之軍閥，半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也。內部之軍閥暫且莫論，而資本帝國主義侵入我國以來，而我歷史遂變其一治一亂之公例，永久陷於循環

式之自相殘殺。不獨政治上受其支配，即生活根據之經濟，亦將受其箝制剝奪，而沈淪於奴隸之域也。今者五卅事變初起，不旋踵而漢臯喋血與東粵伏屍，相繼見告。我國民始愈然於資本帝國主義之流毒至於此極，遂譁然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爲抗爭。而不知資本帝國主義之侵入我國，迄今垂八十餘年，其根深，其蒂固，與我關係複雜，我國人之沐其唾餘以生活者達數千百萬，嗟嗟！是資本帝國主義已成腹心之致命傷，欲一旦鋤而去之，果爲事實之不可能耶？余曰：『否否。』吾國人不欲爲生存競爭則已，若欲爲生存競爭，則不可不排除此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。欲排除此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則不可不充份爲之準備。惟此充份準備之步驟：其一須使國人明其真象，其二須使國人講求排除之手段是也。

今日爲我國上下其最感苦痛者，非此生活困難之問題乎？試問何以困難

若此？卽不外外國工商業之壓迫，遂致生計日蹙，糊口無方也。次爲舉國上下之疾首蹙額者，非此金融枯竭，利息騰貴乎？而金融何以枯竭，利息何以騰貴？卽不外由商戰失敗，漏卮外溢。聞管子曰：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」以我國今日倉廩之不實，衣食之不足，而欲躋國家於昌明！導政治於軌道者，殆眞戛戛乎其難耶？然而爲此現象之原動力，釀成此現象之重要條件者無他，一卽資本帝國主義有以侵略也，一卽一部不平等條約爲之厲階也。而演成事實者，則有協定之關稅，割讓變相之租界，破壞國際法例之領事裁判權，與無限制之治外法權，單方義務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工商業投資等。無一不足以制我國之死命，卽無一不足以竭我國民之脂膏而有餘，此卽我病源癥結之所在也。然則吾人之急務可知矣，我國今日關稅之眞象爲何如何！謂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？租界在我國設定後所生之效果爲如何？其性質奚若！外國人侵略

我工商業之情形爲何如？我國負外債之真象又何如？吾人第一若能洞悉而了解之，則第二步如何挽救之手段講求，實爲重要，即關稅自應由我收回，收回後將採如何稅制？領事裁判權與無制限之治外法權應請撤銷，撤銷後我司法行政權之應如何改善？租界之應收回，如何方能達收回之目的？我國工商業應加保護，保護後應如何防止外人之侵略？外債之應償還，如何方能達償還之目的？凡此者皆非空言所能應付，勢必就上述諸問題，施以極精確之觀察，以明其本源所在，衡以極合理之論斷，以究其因果關係，由是切實進行，自收迎刃而解之效也。誠如是，則此次死難諸烈士之碧血，將灑作華族自由之花，此次空前之民氣，將灑作富強之種也，吾人雖經重大之犧牲，又何辭乎？

漆君樹芬爲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士，痛心於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經數年之稽考，著成此書，名曰：『經濟侵略下之中國』。舉凡資本帝國主義之

眞象，以及侵略我國之利害關係，皆慨乎其言之，如燃千犀，一一畢現。是書甫成，適五卅難作，吾知讀是書者，更恍然於帝國主義之不可不排除，不平等條約之不可不改訂也。欲排除帝國主義，改訂不平等條約，則眞象之闡明，與補救手段之講求，實爲重要，此書卽能副此二點之要求而出現也。吾承同志吳山陸傑夫兩君之介紹，得讀是書，快慰無藝！順筆序之，用告讀者，是爲序。

民國十四七月二十三日

香山唐紹儀

郭沫若序

漆君樹芬是我十五年來的老同學。民國光復的時候，我們同在成都住過中學校，後來先後留學日本，又先後進了日本帝國大學，我們的學籍幾乎完全相同的。不過日本帝大分爲四個，他進的是京大，研究的是經濟學，我進的是九大，研究的是醫學。因此我們學籍雖同，而我們也有多年不相見面了。

去年冬季，我浪遊了日本回來，漆君也正寄寓在上海，我們因爲是少年時代的舊友，也時相過從，但我們於思想上，主義上，彼此得到一個徹底共鳴，都是最近的事件。

時間是幾時？我記不十分清楚了，大約是在今年三四月間的時候罷，漆君有一次來訪問我，我們的談話，漸漸歸納到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。我們都承認中國的產業的狀況還幼稚得很，剛好達到資本化的前門，我們都承認中國有

提高產業必要。但是我們要如何去提高？我們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樣的？這在我們中國還是紛爭未已的問題，我在這兒便先表示我的意見。

我說：在中國狀況之下，我是極力謳歌資本主義的人的反對者。我不相信在我國這種狀況之下有資本主義發達之可能。我舉出我國那年紗廠的倒閉風潮來作我的論據。歐戰劇烈的時候，西洋資本家暫時中止了對於遠東的經營，在那時候我們中國的紗廠便應運而生，真是有雨後春筍之勢。但是不數年間歐戰一告終結，資本家的營業，漸漸恢復起來，我們中國的紗廠，便一家一家底倒閉了。這個事實，明明證明我們中國已經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的可能，因為（一）我們資本敵不過國際的大資本家們，我們不能和他們自由競爭；（二）我們於發展資本主義上最重要的自國市場，已經被國際資本家占領了。我當時證據只有這一個。其實這一個，已就是頂重要的證據。資本化的初步，照例

是由消費品發軔的。消費品製造中極重要的棉紗事業，已不能在我們中國發展，那還說得上生產部門中機械工業嗎？

我這個顯而易見的證明，在最近實得到一個極有力援助，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電力的問題了。我們爲五卅案，以經濟的戰略對付敵人，敵人亦以經濟戰略反攻。上海工部局對於中國各工場把電力一停，中國的各工場，便同時輟業。還可見我們的生殺之權，是全操在他們手裏。我們的產業，隨早隨遲，是終竟要歸我們吞嚙的。我們中國的小小的資產家們，你們就想在磨火的積薪之上，做個黃金好夢，是沒有多少時候的了。

要拯救中國，不能不提高實業，要提高實業，不能不積聚資本，要積聚資本，而在我們的現狀之下，這積聚資本的條件，通通被他們限制了。我們這望簡直沒有幾分可能性。然而爲這根本上的原動力，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。

締結了種種不平等條約。由是他們便能夠束縛我們的關稅，能夠設定無制限的治外法權，能夠在我國自由投資，能夠自由貿易與航業，於不知不覺間便把我們的市場獨占了。

由這樣看來，我們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條，就是要把國際資本家從我們的市場趕出。而趕出的方法：第一是在廢除不平等條約；第二是以國家之力集中資本。如把不平等條約廢除後，這國際資本家，在我國便失其發展根據，不得不從我國退出，這資本如以國家之力集中，這競爭能力便增大數倍，在經濟戰爭上，實可與之決一雌雄，是目前我國民最大之責任！除廢除不平等條約，與勵行國家資本主義外，實無他道，這便是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解決上所懷抱的管見。

我那天，把這些意思先向漆君表明了。萬不料漆君和我是同樣的意見，不